

富貴於我如浮雲

愛國學人陳裕清

● 石永貴（資深報人、正中書局董事長）

文章報國備受推崇

二十一年以前，陳裕清先生以一位新聞記者身分，受到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的重視，自紐約中央日報特派員崗位，於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三日就任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的職位。當時聯合報于衡在「台北外記」專欄中就有報導分析：「當局這次決定要陳裕清出任這一職務，是執政黨在用人上一項新的措施」。這也是蔣總裁一貫重視新聞輿論界，並在報界中發掘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如我們所熟知的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就是蔣先生一生所敬重的諍友；陳布雷先生納入智囊，也是影響中國現代史重要的舉措。

旅美學人陳裕清先生是一位新聞記者兼聖若望大學研究所教授，是中央日報派

駐紐約二十年的新聞記者。他的文筆，透過他的專欄報導，無論分析突發重大新聞，中美關係以及國際局勢，都使人對問題有深一層的認識，因此，深得朝野的重視與肯定，蔣總裁暨夫人就從陳先生報導中認識他廣泛而深淵的學識，乃徵召他返國，主持執政黨的文宣大計。當時的胡適博士，旅居美國多年，對裕清先生的專欄，便極為推崇，胡博士在多次演講中，常常引用陳先生在中央日報的報導和觀點。

陳先生是一位新聞記者，是一位學人，是一位政論家。

學者風範言所當言

當時，陳先生旅居美國二十年，其間僅回國一次，對於國內環境應該比較陌生，但他學者風範，守正不阿，公私分明，

無視名利，建立了中國知識分子從政的典範。陳先生的文章何以會有這樣深度與權威？是基於他淵博的知識以及大量資料的掌握、分析與運用，真正做到了一字一句，都是有根有據。他的中四組主任辦公室，四周牆壁書架都是美國國會紀錄，這可能是臺北僅有的一座美國國會智庫。

每當國內外重大事件發生，他就以中四組主任身分在中常會或執政黨重要會議中作報告，他兼具新聞記者與學人的性格，看問題作結論，都是言所當言，無所保留。也無所忌諱，這就是陳先生「書生報國」的性格。陳先生生活儉樸，過著無求無慮的生活。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寫作時喝咖啡，休閒時就打打高爾夫球。

陳先生真是「書生本色」，他待當時的中四組每一位都是同仁，毫無官架子。

我是民國六十年經曹聖芬先生推荐而加入，他尤其喜歡青年，有熱忱服務的青年，也不論背景。應陳先生之命，我就推介幾位大學畢業生加入中四組服務，陳先生就常常問我：還有沒有？這些青年，後來在不同工作崗位上，都有卓越的表現，是陳先生愛護青年所賜。陳先生主持海工會，他拔擢不少優秀青年，派往海外，如李慶平、鄭安國等，如今都成爲外交、大陸或傳播棟樑之才。陳先生公私分明。在我們所追隨的故舊經驗中，他從不要部屬爲他作私人事，連他夫人醫生每年一次自紐約來臺北看他，都不進辦公室坐坐，只能坐在樓下車中等他下來。那個時候，我們還在聯合國，陳先生以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身分與會，風塵僕僕自紐約開會回來，就直奔辦公室或會議場所，等他從開會地方打電話進來，才知道他已回到台北。

精微遠見百年論定

不爲人知的一面，陳先生的感情非常豐富，也很念舊。他對馬星野先生培育之恩，視爲一生的恩情，永遠的「馬老師」。台北期間，與何宜武先生的關係，超出鄉誼，簡直就是手足之情。沒有「政治大學」，沒有中央日報，也許就難有陳裕清先生在報界在政論的地位，所以他對曹聖芬先生有一種發出內心的尊敬與感激。陳先生曾在通信中說：「聖芬兄忠貞耿介，向所敬仰。」這都是前輩的風範。

陳先生無視名利，尤其是官場所追逐者，他全不放在心上，也無興趣，這是新聞記者本色。記得有一年開全會，大家爲中央委員入榜排名，爭的非常激烈。中四組主任有他的地位與必要，但陳先生並不關心自己的中央委員，在中山樓投完票，就下山處理公務，至於當選與否，得票多少全不放在心上，這樣「無我」精神，實在是有很好的榜樣。陳先生爲人溫和，從不見他發脾氣，只有一次是星期六中午他在外開完會回來，未見值日同志，就責怪當時的秘書，益証他的公私分明精神。

對立，和平共存，相互協助，各謀發展，以俟大陸充分自由化、民主化、時機成熟，便可研商統一的大道。」這是陳先生應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白萬祥先生之邀，返國參加「前瞻與回顧團結自強學術研討會」主題報告論文，籌備人爲了芥民教授。可惜陳先生臨行前遵醫囑不宜遠行，乃指定我代爲作重點宣讀，當時與會學者對陳先生之論文至爲敬佩。

遠在二十七年前，陳先生「資本論百年論定」一文中，就爲今日共產主義的沒落寫下保單：「資本論的世紀，業已壽終正寢，若干共產黨徒的掙扎，充其量只是迴光返照而已，人類理性的普遍覺醒，終使一個以民族民權與民主爲思想主流的新世紀，正在順利展開之中。」

陳先生有他自己的理念、思維、知識與資訊，因此，無論分析臺灣前途、兩岸關係乃至人類遠景，有他的精微與遠見。

由於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與自由民主的信念，陳先生對臺灣前途至具信心。他在八十七年元月一篇「世紀末世局與國運演變之觀測」論文中指出：「目前臺灣所求的，不在問鼎中原，只求兩岸並立而不

陳先生最後遺著爲「政治與道德」，本要在紐約一次會議中發表，這是陳先生最有資格發表的著作，因爲他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由龔巽舞先生在紀念會中代爲宣讀。龔先生、陳先生與黃天才先生同爲中央日報全盛時代橫跨歐美與亞洲的三大特派員。陳裕清先生之辭世，失去一位「國寶級」人物；高風亮節的裕清先生，永留我們心中。